

# 以旧物唤醒一个时代的记忆

唤醒沉睡的记忆，以他的文字勾勒出老辈人生活的碎片，还原老辈人的忧欢悲喜，勾勒出一个时代的变迁和样貌。

□ 撰稿 | 王 淼

我的家乡有一个风俗，逝去的老人的物品会被烧掉，陪伴逝者进入另一个世界。波兰作家马尔钦·维哈的父母去世之后，他们的物品并没有被烧掉，而是作为未弃之物，经过维哈的细致梳理，并通过这些带有他的父母体温的零碎旧物：旧书、石头、废纸、笔记本、药箱子、电视遥控器……唤醒沉睡的记忆，以他的文字勾勒出老辈人生活的碎片，还原老辈人的忧欢悲喜，勾勒出一个时代的变迁和样貌。

马尔钦·维哈的《未弃之物》是一本“关于物品的故事，关于唠嗑的故事”。维哈在前言中这样说道：“我们之所以能把逝者占为己有，是因为他们已被浓缩成一幅画像，甚至是只言片语。沦为囿于背景的过客。”正是以浓缩成的画像和生活中的只言片语为线索，维哈开始了对父母的追忆。在他的笔下，从父母的青春时代，到父母的暮年，他们的一生都是与他们用过的物品密切相关的，这些物品留着他们生活过的痕迹，刻着他们生命的年轮。比如书，曾经是他们的背景板，一本《爱玛》，被母亲前前后后翻阅了不下数十遍，母亲其实把这部小说当成了某种疗法，当作了一种情绪标识。在黯然神伤时，在病魔缠身时，在郁郁寡欢时，在历史动荡时，她都会拿起这本书，一读再读。

维哈的父母都是普通人，却又并非一般的普通人，他们都是犹太人，经历过纳粹的大屠杀，他们身上打着幸存者的烙印，这样惨痛的经历深刻影响了他们后来的人生。所以他们都有恐惧症，有心理障碍，怀疑身边的环境，怀疑自己被监听。他们都相信坏事不会成双，相信炸弹爆炸后躲在弹坑里最安全，相信不幸与灾难的配额总会用完，相信惨绝人寰的事情总会过去——但那些人还会“换着新法子来做”。尤



《未弃之物》  
[波兰] 马尔钦·维哈著  
新星出版社 2024年5月出版

## 书讯

### 《镶嵌之美： 古希腊罗马的马赛克艺术》

马赛克艺术是为数不多的、以近似原始的状态保存至今的古代艺术之一。公元前5世纪末，希腊首次出现了带有几何和人物图案的马赛克路面，随后这种样式传播到了整个古典世界，从皇帝和国王的宫殿到相对简朴的私人住宅都会使用马赛克装饰。在整个地中海地区，各地的作坊发展出许多独特的区域风格，而希腊化时期的工匠则制作了令人惊叹的精致的人物场景马赛克。

其是维哈的母亲，对于她来说，美好的记忆只是纪录片里的某段实录，将场景快速剪辑之后，大难总会临头。有时，只是报纸上的一则消息、名册上的一个名字、电台里播报的某个词语，都足以让她无法动弹……

但维哈的父母依然顽强地生存下来，并在生活中努力创造着属于自己的乐趣。他们都有优点，也各有缺点，父亲不相信互联网，每天晚上躲在同一个地方收听新闻；母亲则很难相处，她宁愿当个悍妇，也决不轻易接受别人廉价的慰问。在平常的日子里，他们就像是两股相生相克的力量，两块相互挤压的地质板块：父亲负责抗议，母亲负责抱怨，他们两个既立场鲜明，又势均力敌，有时会在家里留下一些岩浆和火山灰。他们二人双剑合璧时，嘴仗打得最好，母亲动之以情，随时准备歇斯底里；父亲晓之以理，且保持着一定的距离。

维哈坦陈，他有时还谈不上真正理解父母的经历，因为听父母讲述历史，与自己亲历历史毕竟不是一回事。但通过父母遗留下的旧物，维哈仍然小心翼翼地走近了父母，走进了父母个人记忆的深处。他也逐渐悟得，父母的恐惧症其实与地堡无关，也与巷战无关，而是与焦灼难耐的逃命有关——那种惨绝人寰的记忆已经深深地渗入他们的人性之中，既拂之不去，亦难以忘怀，业已成为他们生命的一部分。

虽然维哈在《未弃之物》中并未写及那个年代，但那个年代的阴影却无处不在，在维哈看似平静的文字中，也不乏“对灾难的纪实、对仇恨的还原、对荒诞的反抗”。他追寻的虽然只是父母的日常，却也在父母的日常中触摸到他们内心的纤维，进而打捞出一个个时代散落散失的历史碎片。■